

西聯邊境，涅墨西斯古堡莊園，主塔頂樓。

「貝雷絲，妳看這個。」

艾黛爾賈特在家主辦公室整理舊物時，翻到一本中學時代使用的筆記。有一頁內容十分有趣，讓她迫不及待地獻給伴侶看。

「妳以前寫的，還記得嗎？」

貝雷絲注視著她展示的那一頁，點了點頭。

「那天在妳家約會，我遲到了十分鐘，妳罰我寫妳的名字。」

「沒錯。」

艾黛爾賈特欣賞寫滿她名字的紙頁，想起當時的場景，莞爾一笑。



「抱歉……我遲到了。」

十六歲的貝雷絲輕輕喘著氣，關上大門，快步走進明亮寬敞的客廳。

茶桌旁，艾黛爾賈特放下書抬頭望來，仔細打量她滿頭大汗的樣子。

剛才電視新聞報導，由於無線供電設備故障，整條環狀輕軌都暫停營運了。

「這種事故，沒人能預知吧？」她不在意地指著桌上一杯茶。「先喝了吧，我幫妳倒的。」

「嗯。」貝雷絲伸手拿起茶杯，仰頭將冰涼綠茶一飲而盡，用手背抹了抹嘴：「謝謝。」

艾黛爾賈特盯著面無表情道謝的她，莫名起了捉弄的心思。

「我能體諒妳遲到，不過，我們一開始說好『遲到要接受懲罰』，這條規則……」

「現在也適用。」貝雷絲放下空茶杯，認真回答。「請妳懲罰我。」

「哎呀，好吧，既然妳這麼堅持……」艾黛爾賈特開心地拍了拍手。「罰什麼好呢？」

「由妳決定。」

「我嗎？嗯——」

她笑著轉過眼眸，試圖從灑遍庭院的午後陽光中尋找靈感，邊思索邊用手指捲弄髮梢。

啡色柔絲輕輕纏住指尖，在貝雷絲眼中如同藝術品般，纖細、美麗……又脆弱。

貝雷絲盯了一會，不由得想起教官在二次面談中透露，東陸內戰已經波及到西聯邊境……

「那就、罰寫名字吧。」

貝雷絲悄悄回過神，艾黛爾賈特翻開桌上的一本筆記，轉向推到她面前，貼心地出借鋼筆。

「遲到十分，罰寫十遍，妳說，合不合理？」

「合理。」貝雷絲點頭接筆，坐下要寫，艾黛爾賈特再度發話。

「寫我的名字喔。」

她語氣輕快地地下完指示，補充一句。

「沒別的用意，只是因為筆畫比較多而已。」

筆尖一頓，無聲落在紙上，貝雷絲開始流利地書寫「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」。

艾黛爾賈特單手支頭，監督著神情嚴肅、坐姿端正的貝雷絲，一筆一畫地寫下她的名字。

寫完，貝雷絲稍稍提起筆尖，抬頭回報：「好了。」

她在軍校待久了，休假時依然一板一眼，背脊挺得筆直。

艾黛爾賈特偏著頭看她，感覺「貝雷絲坐在眼前」這件事，實在有些不可思議。

兩人最初相遇的契機，源自於艾黛爾賈特的任性。

弗雷斯貝爾古家族規定，家主的直系血脈在進入中學前，必須集中生活在古堡莊園。

但艾黛爾賈特剛滿七歲時，曾經強迫家主點頭同意，讓她外出跟母親一起住了兩個月。

當時比鄰而居的，就是「艾斯納」一家人。

有天吃晚餐時，艾黛爾賈特聽母親說，隔壁「艾斯納」家的孩子只比她大三歲，由於雙親工作繁忙，經常一個人獨自吃飯。

「這怎麼可以!？」

艾黛爾賈特有許多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，從小在熱鬧環境長大，最見不得「孤獨」，聽完馬上衝到隔壁家按電鈴，硬是拖著滿頭霧水的貝雷絲回來，在母親的搖頭縱容中一起吃飯。

一天、兩天、三天……漸漸養成了每天去隔壁按電鈴的習慣。

第四天開始，不勝其擾的貝雷絲，選擇在她按鈴前先一步開門。

艾黛爾賈特私下也反省過，自己會不會太霸道了？

不過，貝雷絲從來沒有抗議，總是默默跟著她跑來跑去，還曾經在她惡作劇過頭挨罵時，挺身擋在她面前，說「我是共犯」，幫她一起分擔了母親的斥責。

「貝雷絲，我特別允許妳叫我『艾爾』——」

「在弗雷斯貝爾古家，可是只有我的雙親和關係很好的姊妹，才有資格這麼叫我喔！」

兩個月後，艾黛爾賈特返回家，慢慢淡忘了曾經恣意驕縱的夏天。

之後，她升上中學，在參觀校園途中，又不經意地遇見了貝雷絲。

貝雷絲是同一所學校的畢業生，填報軍校為第一志願，也順利上了榜，參加新訓前有段空檔，便回母校協助後輩準備開學後的國際展覽。

兩人在紅花盛放的步道擦身而過，分別回頭望了一眼，各自離去。

真正的重逢，發生在一家靶場。

艾黛爾賈特當天手感不好，苦著臉耐心接受隔壁打靶者指導，待射擊成績進步、正式結束練習，才和摘下護目鏡的貝雷絲同時認出對方。

而後是一頓闊別多年的晚餐，進而延伸出斷斷續續的聯繫。

不知不覺間，艾黛爾賈特開始盼望與貝雷絲相會，貝雷絲也把珍貴的休假幾乎全給了她。所以說，遲到有什麼關係呢？

對艾黛爾賈特而言，只要能跟她見到面就好了……

「嗯，我看看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並未察覺到這份期待的泉源，氣定神閒地拿起筆記本檢查。

十個同樣的名字從上而下整齊並列，字跡清麗典雅、自帶氣韻，宛若從年幼就開始習寫，連字裡行間的空隙都留得相當完美。

寫得如此好看，彷彿在向艾黛爾賈特默示，這名字天生就要是「貝雷絲·艾斯納」的所屬物——

艾黛爾賈特心口莫名發癢，猛地放下筆記本。

「不對！」

「？」貝雷絲投來目光。

「我……」她撫著額頭，轉開視線，匆匆回答：「我是說……不合格！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毫無異議，面不改色地再度提筆，準備重寫到她滿意為止。

艾黛爾賈特卻沒讓她繼續，倏地出手奪回鋼筆。

「哼！」

艾黛爾賈特不服氣地瞪她一眼，在最後一行底下寫上「貝雷絲·艾斯納」。

跟字體已經定型的貝雷絲不同，艾黛爾賈特的字體靈活多變，可溫婉、可犀利、可剛直、可灑脫，這是為了因應不同狀況，從小練就出來的能力。

她下意識用了最輕柔的筆觸，結果，風格迥異的兩個名字並列在一起，讓她表情變得更加奇怪了。

貝雷絲以為她在示範合格標準，拿起筆記本，仔細研究了一會。

「……算了，這樣就好！」

艾黛爾賈特不安地瞄了瞄貝雷絲困惑思索的側臉，突然出手奪回筆記本，往後翻了好幾頁，試圖以大量空白隔離那一頁的情緒。

「不用重寫了？」

「不用！」

艾黛爾賈特闔上筆記本，緊緊按住封面，也不明白自己為何要如此心慌。

「對了、妳上次不是說想看醫療艙的構造圖？我找人蒐齊了市面上所有型號……」

而後，時光飛逝。

滲入紙面的墨跡始終沒有淡化，安靜沉澱在筆記中，十多年後，又在兩人面前重見天日。

「貝雷絲·艾斯納——」

結束回想，艾黛爾賈特邊唸邊以指尖輕撫當年好勝寫下的名字，呵呵輕笑。

「妳的名字，真的是很奇妙呢。」

「奇妙？」

「嗯，光是在心中默想，都能讓我心動，要是開口唸出來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將筆記本放到辦公桌上，伸出食指勾了勾，貝雷絲乖乖挨近她面前。

她眼中含笑，屏息靜默三秒，讓貝雷絲好好聽一聽她怦然加速的心跳，才繼續笑著問。

「如何？妳有聽見嗎？」

問完，她趁機親了一下貝雷絲的臉頰。

貝雷絲跟著心跳加速，閉上眼再認真聽了幾秒，誠實回答。

「聽見了……但我分不出來是誰的心跳。」

艾黛爾賈特揚唇一笑，雙手順著貝雷絲大腿外側撫摸，往後滑向臀部，傾身貼在她胸前，輕輕咬了她襯衫領口前的一枚鈕扣，壞心地呵出熱氣。

「沒關係，不用分……反正，所有妳跟我的東西，都是我們的婚後共同財產嘛。」

貝雷絲在她挑逗中低聲喘息，正要按住她後腦勺，艾黛爾賈特忽然往後一退，托顎思考。

「啊、還是說，妳想要分開計算？正好這裡也有紙和筆，我們可以現在——」

「不要。」

貝雷絲勉強擠出人類的言語，猛然上前抱緊艾黛爾賈特，放縱地向她索取愛吻。

對於懷中喜好捉弄自己的伴侶，貝雷絲自覺已經無可救藥地愛之入骨——

這一輩子，都不要與她分開了。